

联合国宪章为指南。宪章是联合国的核心。联合国组织的活动及其机构只有合乎宪章的精神，才能有效。而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今天仍和它在一九四五年起草时一样有效。如果联合国组织或者会员国背离宪章精神，我们会陷入困境。只要我们忠实地遵守宪章，

不只是在它的积极愿望方面，而且也在它的限制方面遵守它，那么建设性的国际合作事业就必将得到发展。

下午一时零五分散会

## 第一六八八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乌尔德·达达赫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行主席职务。

###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续)

1. 迪亚洛先生(几内亚)：我为能代表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主席当选为第二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感到特别高兴。我们之所以对这次选举分外高兴是因为他不仅代表着他的国家危地马拉，而且还代表了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与亚洲和我们的故乡非洲一样，都遭受过殖民主义的折磨、不公平待遇和压迫，过去渴望政治上的解放，今天渴望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因此，它与亚洲和非洲关系非常密切，可以称得上是三个兄弟洲，三个由共同的命运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大洲。

2. 因此，我们的主席代表着我们第三世界。众所周知，我们这个世界决心反对一切形式的外国控制和任何形式的歧视。所以，在祝贺他的当选时，我们由衷的喜悦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这些人很了解他，我们有许多机会欣赏他的品格，能真实地评价他对国际事务完全精通，所以无须赘述，我们坚信：他任职期间定能不偏不倚，公正而熟练地处理一切事务。

3. 此外，在表达我们对在座的各个杰出的代表

团衷心感谢之际，我们还想向主席表示我们对被选为大会副主席感到自豪，并向他和总务委员会的全体同事——对他们的当选，我们也同样表示欢迎——当然还向大会本身保证：我们决心和他在一起，并在他的领导下，为我们联合国组织的第二十三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而工作。

4. 我们还想借此机会向联合国这次接纳的两个非洲新国家斯威士兰和毛里求斯表示欢迎。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赢得独立必将进一步鼓舞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

5. 各位知道，几内亚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历史性的选举以后获得了独立，促进了一些新兴国家登上国际舞台，从而加强并扩大了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普遍性原则。今年她正在庆祝她在国际上取得主权和独立的十周年纪念日。和这个周年纪念同时还有一件在观察非洲政治事件的人看来显然在政治上和历史上都很重要的大事：两位伟大的几内亚出身的非洲英雄阿尔马米·萨摩里·杜尔和阿尔法·雅雅·迪亚洛的遗体回到了自由和主权的几内亚土地上，这是他们曾用尽毕生精力，忠诚而热情地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侮辱而保卫过的。这两位英雄在流亡中死去，一位在加蓬，一位在毛里塔尼亚。他们受尽了殖民地的“合理性”所制造的种种物质匮乏、精神折磨、屈辱和苦难。这种殖民地的“合理性”是由讥讽、虚伪、欺骗和掠夺合成的，其目的在于消灭非洲文明和非洲历史的一切痕迹。

6. 多亏加蓬和毛里塔尼亚政府兄弟般的谅解和合作，这两位伟大的非洲爱国者的遗体今天才得以安

眠在他们祖国的土地上。他们英勇的献身将继续在那儿鼓舞几内亚人民及民族解放运动。这里，我们想对加蓬总统阿尔贝·贝尔纳·邦戈、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以及他们的政府所表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兄弟情谊致以深切感谢。

7. 周年纪念日总是一个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瞻望未来发展方向的适宜时机。如果回顾一下几内亚独立以来的十年，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

8. 今天我们还记得，几内亚是在困难重重却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登上国际舞台的，它只有依靠人民的决心和对非洲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为武器，同困难作斗争。我国的敌人曾预言我们新生的国家只能生存几个星期就要土崩瓦解；而它的最亲密、最乐观的朋友虽然热切地盼望它生存下去，却又不能相信这样的奇迹会实现。

9. 我们刚刚度过的十年是真正艰苦的十年，是受苦受难的十年，也是那些既不从时间，也不从理性吸取教训的敌人策划阴谋的十年。但是，这十年却也是广大群众以高度警惕性挫败敌人阴谋的十年，是英勇牺牲的十年，是积极行使主权、真正履行职责的十年。这十年也是非洲历史上自由的而不是强加于我们的十年，是在这十年中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和民主基础的几内亚民主党推动下，不断酝酿着革命变化的十年。

10. 几内亚民主党差不多从零开始，完全信赖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起一个国家，一个跨越了部族社会的国家。我们说“零”是因为在我们掌权的时候，似乎有人认为当时既没有国家的条件，也没有国家的特点。当时没有行政人员、没有财政税收、没有档案记录、没有规章制度。只有一支没有制服，没有步枪、手枪，甚至连大刀都没有的军队、警察部队和国民自卫队。

11. 一天一天地，医院的服务员变成了身居要职的行政官员或某地区的司令；级长掌管了学校；法院的书记穿上了上诉法官或行政司法长官的官服；非洲的医生、教师或记录员成了部长、大使、复杂的国际纠纷的谈判者，或者毅然决然穿上了军官的制服。

12. 刚从大学毕业，仅有书本知识的青年学生，只要他不顾国际舆论掀起的系统的诽谤运动，勇敢地

回到自己的祖国，就当上了某个重要的国家机构的主任、公司的主席或银行的经理。他们都是几内亚民主党的积极成员，尽管对新的生活毫无经验，然而，为了非洲的荣誉和尊严，他们不惜牺牲，赴汤蹈火，去争取胜利。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获得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他们日益增长的决心和对祖国未来不断增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13. 我们并不喜欢回忆所有这一切。然而，它们属于历史的范畴，我们无法消除或更改，也不能抹煞。总之，为了更好地了解几内亚国家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回顾一下过去似乎是适当的。

14.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人，这些伟大的、默默无闻的人，几内亚民主党才得以建立起非洲和世界上最为稳定的民族和国家之一。几内亚民主党的光荣和最大成就是：使几内亚各个种族集团形成一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团结的民族；使每一个几内亚非洲人恢复了自豪的尊严，使他摆脱了殖民地意识，使他成为一个没有自卑感、并深信自己是和其他大洲或其他肤色的一切人基本平等的人，一个决心把非洲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人。

15. 而今天呢？今天我们能为我们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国家生活没有哪一方面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在我们国内外各级外交机构的负责岗位上，没有一个外国人。此外，由于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技术顾问。

16. 光荣的几内亚人民军也遵循这样的准则：无论在陆军、海军和空军里，都没有一个外国人。虽然在一九五八年时，我们几乎没有卡宾枪来武装我们的士兵，同时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可是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的人民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装备优良，能抵抗任何外来的侵略。

17. 它有着一支改进了的空军，由一百多名主要飞行员、领航员、报务员和机械师组成。其中很多人是战斗机驾驶员，他们能以高超的技能驾驶超音速飞机。几内亚国家航空公司的整个航空网装备了最现代的飞机，全由几内亚人员驾驶。

18. 国家海军也有好几支部队，它也全由几内亚人员组成，保卫着我们的海岸线和领海。

19. 几内亚人民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支雇佣的军队或寄生的军队，不用于征服，也不用于政变，而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军队自己有工厂，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农业区，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达到自给，因而，它就能放弃国家预算中的拨款。

20. 几内亚人民军与几内亚民主党血肉相连。几内亚人民军的干部是由几内亚民主党坚定的战士充当的。几内亚人民军仅仅是人民中一个专门化的部分，它保护人民，抵御外来侵略。在几内亚，每个士兵都是战士，每个战士又都是士兵。

21. 国家、政府、军队都是执行几内亚民主党的政策的工具；几内亚民主党是组织起来的人民，动员全民族为非洲服务。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家、政府、军队、政党、人民、民族是一个为同一个决心、同一种革命的非洲精神所鼓舞的整体。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庄严地宣布我们的保证：在自由和主权、自豪和庄严的几内亚非洲的土地上，殖民主义决不容重现，新殖民主义决不许存在，而帝国主义将找到它最终的葬身之地。

22. 此外，几内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从事一项根本的教学改革，目的是彻底消除殖民教育，并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平衡的、适合于我们非洲生活实际的群众性的教育。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开展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以便使文盲在全国绝迹。

23. 这也使我们能于今年八月二日发动一场为广大群众着想的、针对社会名流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从而使文化成为一视同仁的全民的事业。

24. 这个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它主张：不论为何种目的获取知识，都不受限制；就知识及其应用而言，社会——整个社会——能够克服任何局限。我们可以引用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的话：

“这个文化革命将创造出新的事物、新的道德、新型的人；将使我们最终彻底地摆脱在我国历史上带来黑暗时期的殖民主义的桎梏；这还将使我们怀着恢复了并加强了尊严感和责任感，为把我们的大陆引向文明并指向国际合作而作出英勇的努力，并取得完全的胜利。”

25. 在建国的初期，几内亚在经济结构方面采取了系统的非殖民化措施。几内亚在发展经济方面坚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永远脱离过去遗留下来的残缺不全的殖民经济。几内亚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目标：在殖民主义的烂摊子上建立起工厂，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并建立一个能实现几内亚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的国民经济。因此，所有经济命脉——土地、水源、电力、银行、保险公司、运输、贸易等等——都全部国有化，现在完全属于几内亚人民。

26. 一九六〇年三月一日新秩序最终创造了几内亚货币制度，它不依赖任何地区，不象古典货币学说的理论家所规定的那样靠黄金作保证，而是靠几内亚人民的劳动和信任为后盾。

27. 这次货币改革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它由于向某些特权提出了根本的挑战而遭到更加猛烈的抨击。这些特权在某禁区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被认为是专门保留给少数行家和少数精明的国家的，而这些国家显然不过是殖民和剥削的国家罢了。

28. 各种批评都是针对这项重要改革的，其目的是要推翻它，一些人竟然公开宣称这将是造成我们困难的唯一原因。自古以来，我们就一直认为铸造钱币的权利是主权的突出的标志。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几内亚存在现行的货币，而且流通得不坏，并将继续得到改进。如果说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什么困苦，那么，这些困苦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愿意忍受的，是我们将来幸福的基石。就象我们决不放弃我们选择的政治的主权那样，我们也决不放弃我们货币的主权。这两者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29. 关于国际合作，几内亚为它所能接受的援助下一个定义：这种援助应能帮助它放弃援助，并且说它认为外援只不过是本国人民努力的一种补充，本国人民的努力才是一切的根本。

30. 所有这些经济改革使我们能对未来充满极大的信心。特别是自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美国贷款给几内亚去开发世界上最大、最富、也极重要的博克铁矾土矿的协定不久前在华盛顿签署以来，尤其是如此。

31. 这是经过几年艰难的谈判的结果。在谈判

中，美国、世界银行、几内亚的合作者以及几内亚自己，表现了耐心、谅解和相互尊重。这些贷款将使几内亚能加速它经济的增长，并能走上协调地顺利地发展经济的道路。

32. 我们愿在此向世界银行、美国及几内亚铁矾土公司的所有合作者，表示我们真诚的衷心的感谢。我们再次向他们保证：几内亚将一如既往，忠实地恪守它所有的许诺。

33. 此时此地正是几内亚人民表明他们的全部决心的恰当场合和时机，特别是在他们承担了公认的责任，行使了积极的主权，享受了久经考验的自由十年以后。他们决心在非洲自由和尊严的祭坛上，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逃避任何牺牲，在争取我们大陆的美好未来的斗争中，永远站在最前列。

34. 在我们无可争辩的领袖，几内亚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的领导下，在九月二十八日，我们全国人民，不顾所有殖民主义者的理论，光辉地证明了：思想上经过锻炼的任何人民——非洲人民也好，别处的人民也好——在其历史的任何时刻，不管他们的处境多么困难，总是适于掌管自己的事务的。

35. 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在非洲的政治发展上所起的历史作用。他是在非洲良知的孕育下长成的人。他是体现非洲美德和合法愿望的人。这个伟大的非洲人曾为真正的荣誉谢绝一切头衔，为这世代代遭受掠夺和轻视的非洲故土贡献自己的一切。他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非洲概念的超人化身。这是以这一前提为依据的，即：非洲的历史发展缓慢仅仅是由于殖民运动——这一有损于人类尊严的事实，如果人类无须承认，就会光彩得多——非洲决不亚于其他大洲，非洲人也不亚于任何人。

36. 此外，此时此地正是我们向全世界的朋友们，特别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我们深切和衷心的感谢的恰当场合和时机。在我国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他们总是给予我们以及时的支持。他们忠实地坚定不移地帮助我们，使我们胜利地克服了阻碍我们走非洲人自己的新道路的一切障碍。但愿

他们也己知道，他们的行动已载入史册！非洲人民对于他们的行动十分感激。

37. 最后，我们要重述一下我们在有历史意义的几内亚民主党第八次大会上曾经重申过的真诚的决心，即在互相尊重和互助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特别是非洲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38. 非洲坚决走向统一的道路并不总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迂回曲折的；外界曾为这一进程设置过种种障碍。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西非，统一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由地理和血统，历史和文化，政治上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对共同命运的深知等各种纽带联结在一起的马里、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几内亚，在几内亚召开的历史性的拉贝会议<sup>1</sup>上，遵照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精神，组成了塞内加尔河流域国家联盟。

39. 我们深信，这四个国家将尽心竭力去胜利地实现这一共同的事业。这一事业着眼于非洲的利益，并通过倡议在蒙罗维亚会议<sup>2</sup>上成立西非地区集团这件事，已经具体地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这个集团为西非展开了新的前景，也是非洲国家向着非洲大陆最后统一这个目标不断迈进的里程碑。

40. 当然，西非今天正面临着—一个悲剧，就是尼日利亚东部脱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这个悲剧正在扩大为整个非洲的悲剧。这是因为尼日利亚东部蕴藏着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料，例如石油，是国外阴谋策划，并利用部族主义作为工具搞出来的。这个问题是非洲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些根本问题如能解决会这样那样地影响所有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幸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能避免部族纠纷的地步。

41. 在尼日利亚发生的战争的残暴性被人家大加渲染。为了替派性十足的干涉行为辩解并支持分离主义者，有人说战争是有关人道的问题，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战争，换句话说，通过确认分离来结束战争。

<sup>1</sup>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举行。

<sup>2</sup>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举行。

42. 我们认为,这样的道理是站不住脚的。说这些话的人不仅对于任何战争本来就是残暴的、不能造福于人类这一点一直不予理会,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着重地谈到过多年来每天在越南犯下的暴行,也没有着重地谈到过在所谓葡属几内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等地到处猖獗的暴行。

43. 他们从未谴责在中东对被强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犯下的暴行。他们也没有谴责过安理会无法使其恢复理智的侵略者在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犯下的暴行。

44. 在那些悲剧性的情形下,也还有人道主义的一面可以为提出我们所反对的那种道理的人们的干涉行为作充分的辩解。可是,在那些情形下,他们却总是把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条原则作为挡箭牌。而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其他场合下一样,问题不在于不干涉别国内政,而在于人民的自决权。

45. 就我们来说,当一个非洲人为了捍卫自由,中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枪弹而倒下时,我们深感痛心。当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人为了实现联合国的理想这样一种神圣的事业而献身时,我们深感痛心。当有人在残酷的尼日利亚战争中牺牲时,我们也深感痛心。

46.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认为世界上一切战争应该结束。我们也认为,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所包含的、并为一切非洲国家自愿接受的原则,即维护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尼日利亚的内战必须结束,而且立即结束。某些误入歧途的干着帝国主义勾当的兄弟们曾企图以部族问题为借口,向这一原则提出挑战,从而给全体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47. 只有尊重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原则,才有可能在非洲避免再发生战争、再有苦难和暴行。只要看一看非洲的政治地图,就会发现:非洲有许多潜在的比夫拉!

48.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五次次会议很庆幸地能够回到非洲宪章方面来,并且通过了一项符合维护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议。

49. 在决议中,非洲国家首脑呼吁所有国家不要干涉尼日利亚内政。我们将根据这些国家对这个呼吁的反应来判断它们对非洲的尊重和它们对非洲的友谊。

50. 非洲至今仍然是殖民主义以其原始的、或者说是最残酷的形式猖獗一时的唯一的一个大洲。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等非洲人民正在为求得民族的解放,和惨无人道的、卑鄙无耻的殖民主义作殊死的斗争。他们每天都在取得名震四方的胜利。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他们不断进行掠夺的领土上赖着不走,完全是由于西方北约组织中的盟国,不顾联合国所承认的殖民地人民武装斗争的合法性,也不顾联合国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继续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援助。

51. 今天,阻碍非洲解放的那个军事集团是由一些西方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善于发表一些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拍手叫好的原则性宣言。遗憾的是这些原则性宣言后来就被他们十分轻蔑地背弃了。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反对非洲必然会赢得的自由,最终失败的将是他们自己。我们不懂,他们怎么能够一面怂恿葡萄牙进行镇压殖民地的战争,一面又向非洲人民宣称他们的友谊。不管怎样,他们应该知道,非洲人民是不会受他们的两面手法欺骗的。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的话,非洲人民很可能终于变成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

52. 目前,葡萄牙在其强大的盟国支持下,对与它非法占领的领土毗邻的非洲国家,正在奉行一项经过精心策划的挑衅和轰炸政策。葡萄牙正肆无忌惮地从事海盗行为,这是对国际法公然的挑战。葡萄牙除了不断袭击我们边境上的村庄外,还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准则,六个多月来一直扣留着属于几内亚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和机上人员。他们是因为机件故障而被迫降落在所谓葡属几内亚的。

53. 尽管在西方的宪法里,在世界人权宣言里和在联合国宪章里有着各种原则,但是使得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权不仅能够存在下去而且能强大起来的,还是西方。西方国家继续和南非新纳粹分子做生意,而这种生意无疑是很兴隆的,可是兴隆的代价是损害了非洲的利益和非洲的尊严。

54. 对于效法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南罗得西亚少数人政权，西方也应该负完全的责任。我们在大会上和在安理会上曾多次说过：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仍然是武力镇压伊恩·史密斯先生的叛乱。对此负主要责任的联合王国仍然跟我们谈什么经济制裁，企图推卸其历史责任。拥有军事手段来施加压力的西方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要求经济制裁的呼声甚至超过联合王国。

55. 然而，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不全面、不彻底的经济制裁也能够取得效果。就眼前这件事来说，由于南罗得西亚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联盟，不全面、不彻底的经济制裁是不可能有效的。

56. 我们对种族隔离和南罗得西亚少数人政权这类严重问题非常关切的非洲国家，如果自己不能采取一致的立场，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地谴责联合王国或西方国家。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组织起来，制定一个共同的战斗计划。这个计划不应该光是纸上谈兵，每一个非洲国家都应该把执行这个计划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

57. 由于我们目前立场的不一致，由于西方国家的拖延，由于联合王国不愿承担责任，伊恩·史密斯先生才发表了单方面的独立声明而未受惩罚，今天他又在准备采取一个新的步骤，发表一项新的声明，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从而损害了他国内占多数的非洲人的利益。

58. 几内亚现在紧急呼吁所有非洲国家要更加齐心协力，决不能让这第二次使非洲国家蒙受屈辱的行为逃过应有的惩罚。

59. 我们感到有必要指出的另一个使人不安的根源仍然是中东。在那里武力早已取代了理智。对于世界上那个地区所有国家的人民来说，和平仍然是个幻想。只要以色列蔑视联合国的决议，坚持拒绝撤离它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侵略行动中所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平将继续是个幻想。为了实现中东的和平，实现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所热诚希望的和平，首先就是以以色列必须从它占领的领土上撤走。

60. 我国政府忠于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忠

于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重申它无条件地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和合法的要求。

61. 对于秘书长和他在中东的私人代表冈纳·雅林先生为寻求中东局势的最后解决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表示赞赏。我们保证给他们以全力支持。

62. 今年我们还必须重申，由于亚洲最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不管怎么说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我们的正义感、公正感，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感情，受到了那么深重的伤害。中国在很多场合已经具体证明了她是热爱和平的，而且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少数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专横跋扈和完全为已的动机，根本不是为和平事业，也不是为联合国的利益着想的。

63. 为此，跟往年一样，几内亚和一些亚非国家一道，今年又共同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我们希望，我们热诚地希望，这个草案最后会得到这里大多数国家的同意。

64. 即使我们的议事日程里并没有列入越南问题，我们怎么可能对于不顾全世界人民的愤怒抗议仍然继续下去的越南战争，不再表示我们深切的忧虑呢？这里的大多数国家应该把越南引为前车之鉴，因为，经验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可能遇到一个大国随时把它投入到灭顶之灾中去。

65. 全世界曾满腔热忱、满怀希望地欢呼过的巴黎和谈现在越来越陷入僵局了。几内亚政府认为，只有完全地、无条件地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且回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上来，越南和平才能恢复。

66. 美国必须明白，如果美国采取了全世界都寄希望于她的步骤，以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使得但愿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的、为我们所钦佩、尊重和赞赏的英勇人民不再受难，那么美国是在为和平事业作出贡献，也是在为自身的伟大增添光彩。

67. 朝鲜是亚洲另一个战争温床。一个有五千

\*后来作为A/L.549号文件散发。

多年历史、从未经受过因部族或语言不同而引起纷争的伟大国家，被任意分割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卷入朝鲜局势中去的联合国必须竭尽全力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处理自己的事情，根据他们自己确认的权益来解决重新统一祖国的问题。

68. 我国对于全面彻底裁军这个观念是十分热心的。只有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不仅是不交战状态的和平。因此，几内亚将支持朝着这方向——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唯一能产生实效的方向——所作的任何努力。几内亚认为，象不扩散核武器这一类不彻底的措施是没有价值的。这种措施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各国都反对的状况，倒反而等于使它合法化。

69. 全面彻底裁军最后省下的资源可以用在发展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就可以消除目前把世界分成“富国”和“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比思想意识上的分歧更隐藏着悲剧性的后果。人们无须非凡的远见就可以在目前较早的时候断定——当然是悲观地——如果大国不愿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履行义务的话，那么联合国发展的第二个十年跟第一个十年一样，从一开始起就注定要失败。

70. 最后我们不能不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sup>3</sup>的结果深表失望。一九六四年日内瓦会议带来的巨大希望，今天已经被我们无法掩饰的失望所代替了。大国在这方面是要负重大的责任的。他们必须知道，团结和国际合作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世界和平的强有力的因素。

71. 格雷戈瓦先生(卢森堡)：首先，我要接着前面几位在这讲台上发言的代表，向危地马拉外交部长阿雷纳莱斯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主席。他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因此，在他接替我们的罗马尼亚同事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他在过去一年中不偏不倚、灵活机智地主持了在大会上进行的艰难而冗长的讨论——的时候，我们感到特别可贵和宽慰。

72. 其次，我要对吴丹秘书长表示敬佩和同情。

<sup>3</sup>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在新德里举行。

他曾为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谅解作过不懈的努力，可惜并没有得到大家所迫切期待的成功。

73.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旧金山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各国代表首先希望它能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与会的各国政府都曾明确表示过这些愿望，但是，愿望归愿望，战争还是在世界各地蔓延滋长。使越南、中东和尼日利亚分崩离析的血腥悲剧隐藏着难以形容的人间痛苦。在捷克斯洛伐克又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局面。

74. 在那些问题中，只有一个即中东问题被明白地列入本届会议的议事日程。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曾一致通过一个决议案〔第242(1967)号〕，列举了几项能导致最后解决的原则，大家理解为一切用暴力夺取的领土概不承认。尽管秘书长驻中东特别代表冈纳·雅林先生为此作了不倦的努力，但至今没有取得一点明显的进展。

75. 该决议有两重好处：一则它首先提供了公平的解决办法，再则它又明确了我以为有关各方都不会再有疑义的目标。可是，他们偏偏对如何实施决议的实际办法一直意见分歧。经过一年多的无谓争议，暴力行动、突然袭击、相互报复、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仍然和以往一样，无法消除，一触即发。

76.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直接有关的国家和冈纳·雅林先生积极配合，共同努力，以求得一种方法，达到互相了解。这是它们的职责，也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不断诉诸武力只能拖延实现和平并最终危害和平。

77. 自从上届大会于一年前召开以来，人类的苦难和物质的破坏有增无减。久经苦难的越南人民至今仍在忍受着残酷无情的军事对抗所引起的严重灾害。

78. 三月三十一日美国限制了对北越的轰炸，是向和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有胆识的政治行动使得巴黎会谈能进行下去；我们希望这些会谈将迅速导致真正的谈判。

79. 卢森堡政府一向深信只有通过谈判解决争

端，才能给这个灾难深重的地区带来公正的和平。因此，我要再次呼吁联合国施加一切影响来促进这场战争的政治解决。

80. 已经进行了许多年的越南和中东的冲突还没有停止，在过去几个月里又发生了两起同样痛心的悲剧，使全世界为之担忧。

81. 虽然正在尼日利亚进行的内战对所有的非洲国家影响最大，但是，面对这种可怕的自相残杀，全世界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保持沉默。不能想象，联合国对这一人道主义义务，即制止这场使和平居民遭受的无法形容的灾难，竟会不闻不问，即使它要这样做，也必须在本次会议提出这个问题。

82.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已提供了慷慨的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在为处于极端困境的受害者得到食物和药物供应方面起了很重要和有价值的的作用。我们有责任呼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便利这些援助物资的直接运输，和保障所有居民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然而，除了这些人道主义的援助外，还必须把在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赞助下最近果断进行的结束这场武装冲突的努力继续下去。联合国也必须发挥它的一切作用，以求得那里的人民都能同意的持久的解决办法。

83. 但是，在近年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中，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给和平事业以最沉重打击的一件。这次入侵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国际公法和联合国宪章。这次非法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国际危机。这种危机确实确实影响了近几年来在欧洲不断增长的信任气氛。因此，只有全部撤出占领部队和完全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才能摆脱这种危机。华沙条约国的军事行动已撕破了幻想的薄纱，并且一下子把多少年来争取缓和和争取东西方增进谅解的不懈努力所建立起来的希望通通打破。

84. 面对着人们所知道的“恐怖平衡”，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一些事件使我们回忆起过去最阴暗的日子，但是，我们，还有和我们有共同理想的国家，仍然要耐心地、坚定地沿着这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即缓和的道路继续前进。我们仍然坚信，不断缓和紧张

局势和扩大谅解和协议的范围，总有一天会出现那种局面，即那些使世界分裂的重大问题都能够解决。只有那样解决，人类才能生存。

8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XXII)号决议〕尽管有严重的缺陷和遗漏，卢森堡还是签署了，正因为它是通向裁军的重要一步，也是与加强安全与和平一致的。我们真诚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不会连累该条约的实施。

86. 然而，纵然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特别是正跨入核发展大门的国家，批准并履行不扩散条约，那也仅仅是一个开端。最后的责任还得由核大国来负。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在最近无核武器国家会议<sup>4</sup>上提出的倡议，邀请核大国立即投入旨在制止核武器试验和停止发展核武器的谈判。

87. 根据目前的事态，我们必须防止不切实际的希望。在日内瓦召开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夏季会议刚刚结束，它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果。在这充满破坏和恐惧的气氛中，怎么可能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呢？

88. 苏联掌握着问题的关键。只要占领部队还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不撤，只要苏联还继续以武装干涉威胁别国，那么通过缓和紧张局势来恢复信任的希望就要落空。因此，有些人学习我们秘书长的榜样，拒绝接受这样的理论，即联合国宪章的某些条款使苏联有权单方面武力干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赞成他们的意见。我也感到不得不谴责那种显然旨在将联邦政府变为替罪羊和稻草人而对它发动的不公平的诽谤运动。这种做法只能使旧仇复活，从而使欧洲永远彼此不和并且互不信任。

89. 因此，我不禁要和许多人一起大声疾呼，呼吁所有大国为法律和自由着想，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郑重作出他们的决定。这就是那些还知道对于全人类负有极大责任的人们所应采取的唯一态度。近几年来，我们欧洲人——不论是东欧的还是西欧的——都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使大家聚拢来。在人的和政治的接触方面，在文化的和经济的交流方面都有了很大的

<sup>4</sup>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八日在日内瓦举行。

发展，这似乎标志着国与国间的关系开始有了较大的信任。如果经过这许多艰巨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一旦毁灭的话，那将是欧洲的悲剧，也是全世界的悲剧。

90. 尽管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恶化非常关切，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忽视联合国所应承担的另一重大任务，即坚持不懈地建设一个较为美好的世界。在这个问题上，援助发展中国家占首要地位。我国政府认为，积极和贫困作斗争，努力在世界各地创造较为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条件，在国与国间——不分穷富——建立更大的社会公正，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些都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基本条件。

91. 我国经济情况尽管有些困难，但是我国政府今年还是作了相当的努力，大大增加了它对联合国发展方案的捐献。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仍将沿着这条路前进，当然也要考虑我们有限的财力。然而，我们也知道不发达国家这个棘手的问题急待解决，而每一工业化国家有责任为解决这问题作出更多的捐献，相信发展中国家一定会为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充分利用这些援助的。

92. 当然，应该承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第二届会议所取得的直接成果确实不多。发展中国家在阿尔及尔宪章<sup>5</sup>上所提的要求已成为具体事实的实例实在太少了。不过，我相信，如果认为会议除了更庄严地说明早经被认为是必要的东西以外一无所成，那也是言过其实了。

93. 虽然会议没有直接的惊人的成果，但它认识到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世界发展计划中来考虑，并且必须更清楚地规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各自责任，这也是会议的功劳。

94. 去年，我曾在这讲台上向几乎是全世界的听众发言，打破当时半沉默的悲观气氛，尝试列举那些仍然体现着我们组织的不容争议的价值的指导原则。今天，既然我的一切希望被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无视我们的宪章，无视我们为之而自豪的人道主义的暴行所粉碎，那么，我不是只得撤回和否定我过去说的话吗？

<sup>5</sup>—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五日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宪章。

95. 因为那些在我前面发言的人都讲得很好，所以我无须重新描绘过去一年中发生的那些阴暗的事件，这些事件和人类号称在知识上、技术上、社会上和精神上已经达到的崇高地位是格格不入的。坦克加枪炮竟出来为野蛮的暴行作强词夺理的辩护，这是明显的倒退。这种行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深刻地体现崇高的人道立场。恰恰相反。

96. 话虽这么说，但不幸得很，我们所能听到的回答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言词。这种言词是某些人在他们的骗局被指出时所惯用的，这是他们借以维持他们在政治上说了算的法宝。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迫眼看着真理在不断贬值。真理的意义越来越变质了，因为要意识形态的花招可以歪曲事态的真相，用武力可以把对现实的错误见解强加给那些注定要承受层出不穷的谎言的祸害的人民。

97. 那种意识形态认为它本身是绝对的，因此是至高无上的。那种意识形态一方面保持着从一开始就规定得很死的政治策略，一方面又装出一付不断发展的物力论的样子，而它借助于以歪曲事实为基础的不断变化的战术，老是片面的解释资料，从而设下它不断变换花样的圈套来陷害老实人，而老实人又总是好心人。

98. 既然言论变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我认为公众舆论就自然不大会相信那些运用言论的人了，因为公众很快就发现完全由言论掩盖着的行动是直接和言论试图表明的东西相反，难道还需要我在这儿回忆这些行动吗？

99. 人权！当重要人物被绑架，当他们所选择的旅程被改变，而旅客和驾驶员在武力威胁下，被迫干那种危险的独特的海盗行径时，有什么人权可言呢？

100. 裁军！在强大的一方不断增加它战争的威力，并且以坦克、飞机和机关枪为后盾，利用裁军这个词的本义去剥夺弱小一方的一切抵抗手段的地区，裁军有什么真实意义呢？

101. 和平！共处！我们怎么才能借助这些字眼去解释无数次的恐吓、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讹诈、日益疯狂的扩军备战——战争最好是由第三方面发动——以及那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表面上说是为了防止

不测事件而建立缓冲地带，而实际上这一地带明天将成为被征服的人民的坟墓呢？

102. 社会主义的友谊和团结！那种既非自愿又不真诚的联系算什么友谊呢？那种显然是强加于人的团结有什么价值呢？当这种团结涉及的是还活着的民族而不是死了的东西的时候，谁还敢把它比作据说是一环也动不得的一条锁链呢？用许多国家打成了一条锁链这个比喻来说明在所谓团结的名义下焊接在一起的那些国家的地位不使人讨厌吗？

103. 在那种似是而非的反语中，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真正完全改变了它的含义，因为它已经成了某些人抵赖罪责的一种托词。这些人懂得公开的种族屠杀不如缓慢而有效的扼杀，因为把某些小国从地图上抹掉直至这些小国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也能使他们达到扩张领土的目的。世界上有个地区就用新殖民主义来反对发达国家，它的目的就是使它所称做它“势力范围”的边界和它国家的政治边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沙皇主义”这个新词不正好可以确切描述这一地区的真实情况吗？

104. 势力范围！这是把世界上许多地区当作只不过是某一超级大国的保护国和当然遗产的敲门砖。然而，我们不愿受左的或右的势力的摆布，因为这种势力只不过意味着依赖、监督下的自由，和团结起来从事政治犯罪。大炮与绞架就是这种政治罪行的明证。

105. 我将不列举我本想宣布为有罪的那些人的名字。在那一系列的活动和犯罪活动中，我觉得，罪行是半斤八两。但我感到我有责任要谴责一切怙恶违反人道的暴行的思想；要控诉那些武装自己以便进行更大屠杀的人们；要控诉那些武装别人以便它参加第三方面的战争的人们；要控诉那些利用别人的穷困和不幸使千百万人死亡的投机分子；要谴责我们联合国大家庭内本身的缺点，并警告那些虽然声望大却既不尊重联合国的原则也不尊重它的决议的会员国；还要羞辱那些拒绝履行会员国一切必要条件，从而有可能使联合国在轻蔑的重压下垮台的人们，因为他们在那些早就准备把联合国的无能看作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耻辱的人们中间制造轻蔑。

106. 这就是一个小小国家的立场。它的讲话可

能有些冒昧，然而它的神圣使命是显然的，它在国际事务中态度的不偏不倚是绝对的。这种神圣使命使我们时常和其他小国一起成为对大国发出的良知的呼声。遗憾的是，这种呼声有时并没有使我们免于不得不感到大国所不大在意的那种羞愧；这也不是说，当大国的影响以某种流行的人道主义、已取得的和平和有保障的自由等形式出现时，我们要逃避那种影响。我们反对这些超级大国惯于应用的格言：“强权即公理”；我们奉行那个非常谦恭地对趾高气扬的人说的格言：“一个人常常需要比他弱小的人帮助”。

107. 我在这儿有意引述拉·丰坦——或者，你也可以说，伊索——的一个有名的寓言来提醒你们注意一种倾向，这就是把很小的、太小的国家排斥在本组织之外以把行使会员国权利的大权通通保留给几个大国。然而，如果从此以后这种权利单单以国家大小——按版图、人口、甚至每人平均国民收入来划分——为标准，那我们就要闯到专制的王国里去了，这专制主义很容易危害我们组织的基本原则。

108. 今天上午〔第一六八七次会议〕意大利外交部长梅迪奇先生提到了那个基本原则，即我们组织的普遍性的原则。这一原则还必须与获得独立的各国人民的自治原则相结合。

109. 如果加入联合国要取决于多数会员国所同意的规定大小的最低限度的某些数字，那是极端危险的，因为一些有关国家可能会经常改变这个限度。例如，一百万居民这个数字在某些拥有二千万居民的国家看来，也许认为是不够大；而拥有五千万居民的另一个国家又可能认为二千万这数字是太小了。即便是五千万，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拥有二亿人口的大国眼里看来，还是太小了。

110. 因为到头来，相对论定律总是有效的，最终，联合国就仅仅剩下一些大国，由他们在一起来处理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所有国家的命运。

111. 所以我说，在这个大厅中，小的、很小的以及最小的国家是重要的，即使它们的重要性仅仅是归因于人的价值和杰出人物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而不是归因于十分众多的较为平凡的人们。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这里可以称做“和平或战争的巨大天平”

上，这些穷国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几个盎司，这几盎司十分自然地能使天平倾向有利于全人类幸福的一边。

112. 回过头来再谈我们的神圣使命。这使命是能够完成的，只要我们决心实现我们的任务，这就是坚持不懈地培育无论哪里出现的趋向善良和伟大的自然冲动；这就是宣扬：压迫者惧怕别人自由，却往往要毁灭他们自己，而压迫者企图毁灭的人们将永远为希望所鼓舞；这就是支持那些愿意献出最大限度的真正自由来结束当前这种既无真正和平又无公开战争的险恶局势的人们；最后，就是驳斥那些鼓吹联合国完全不可能改革它的制度以适应那些伟大基本原则的人们的论调。

113. 我们坚信这个信念，所以我们根本不相信，一九二一年弗里德乔夫·南森提出的关于用五百万英镑去救济几百万饥民的人道建议在国联手中所遭到的命运，可能在一九六八年联合国处理一位伟大心肠的人提出的又一次关心世界上穷苦人们的建议时重演。

114. 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我有必要再提出我去年〔第一五六八次会议〕提出过的问题：“联合国有什么用？”而且用和我曾表示过的希望恰恰相反的答案来回答。

115. 联合国，是人类的声音，是人的声音，是普遍的声音，是正义与和平的声音。这才是我们愿意听到的声音，这才是我们愿意听到的重新显示它的光辉灿烂的伟大业绩的声音。

116. 吕恩先生(挪威)：首先，我和许多发言者一样祝贺联合国大会选出了新主席。同时，我祝愿主席成功地执行委托给他的重要任务——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他担负这项任务是极为相称的。

117. 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的最高级官员——主席和秘书长——常常是从较小的会员国代表中选举出来的。他们担负这些重要职位象征着全世界范围合作的概念，这是联合国的一个基本观念。小国最关心有组织的国际合作，而且也许最能体会需要这种合作。小国如果要单枪匹马地在国际政治中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那是不大可能的。它们若要影响国际发展和保卫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利益，则有

赖于和其他国家密切合作。所以，联合国的活动和该组织的效率对于小国就特别重要。

118. 这个观点导致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即关于联合国是否能解决或缓和冲突——特别是那些威胁小国的自由和存在的冲突。

119. 秘书长在他年度报告〔A/7201/Add.1〕的十分令人感兴趣的导言中，对国际形势没有提供一个令人鼓舞的图景。恰恰相反，他十分令人忧虑地回顾了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种种危机和严重冲突。我想，恐怕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在过去一年中国际形势一直在不断恶化。

120. 我不准备象秘书长那样讨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很多悲剧性的冲突。但是我想简略地谈谈几个令人十分忧虑和不安的冲突和事件。这些冲突性质十分不同，但是它们却同时显示出联合国的权限和程序的一些缺点。

121. 让我先讲几句关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

122. 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御联盟的其他成员国一样，我国一向认为，加强东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系，并且不管它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不同，努力增进它们之间的合作是有益的。当然，这也一向是我们对待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

123. 不过这些努力从来不是旨在干预其他国家或其联盟国的内政。所有西欧各国一向恪守这一不干涉原则。有人指摘西欧国家曾试图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渗透，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124. 一个领土被外国军队占领的政府，当然不是一个自由的政府。它的行动自由显然是被严重地削弱了。不过，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现政府是在这种情况下最能代表人民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愿望的。就西方来说，十分清楚，绝不会干预那个政府的一切安排。

125. 说过这些话以后，我想再补充以下看法。如果说，一个大国用武力把一个小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仅仅与几个邻国或盟国有关，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正相反，这样的事件是与全世界有关的事情。

126. 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是显然违反国际公法的。这一入侵是明目张胆和蛮横无理地干预别国内政。这是和国际关系所根据的一切原则都背道而驰的。本届大会应特别注意的是，它的一个会员国这次被占领是对联合国这一世界性组织的基本原则的践踏。

127. 因此，这次占领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自发的反应。这造成了新的忧虑，新的不安和新的紧张。为创造欧洲持久缓和的条件所做的努力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谁都不愿意恢复到冷战状态或重新挑起一场无益的军备竞赛。但是这次发生的事件迫使个别国家以及一些军事联盟考虑要采取新的步骤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特别令人遗憾的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实施已经受到危害。

128. 那么，我们面临的前景如何呢？怎样才能，以及何时才能重新开展为欧洲的和平共处创造更好条件的工作呢？

129.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侵占的大国如何使用或滥用它们的军事优势，取决于何时和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关于撤出占领军的要求，也取决于被侵占国家当局和政治领袖在何种程度上被准许执行他们的职责。正如其他几位发言者所提到的，只有侵占的大国能回答这些问题，只有他们能消除一些已经造成的损害。除非这一切都能实现，否则，在这些侵占的大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特别是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势必只有怀疑和不安。

130. 让我再讲一下关于尼日利亚的危机。当然，这个危机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世界舆论最为关心的是平民所遭到的悲惨命运。武装冲突或内战总是给平民带来苦难。而在这次冲突中，不幸的情况似乎已经把群众的命运弄得非常非常的悲惨。

131. 很多政府和慈善组织做了大规模的工作来救济平民。这些努力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受难地区附近长期以来都有大量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供应，并且很容易得到进一步的补充。

132. 不过，要把收集到的供应品送交给饥饿的人民那是极为困难的。尽管如此，大量的供应被空运过战线去空投，这些供应品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不过

这种救济还不足以防止悲剧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一些政府和组织曾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改善运送真正有效的援助的可能性。五个北欧国家的政府曾一同积极参与这些努力。

133. 在冲突的双方之间，我不打算来评断谁该对造成这些困难负责。不过，对上述努力未能产生更好结果这一点，人们是应该可以表示极度的失望的。由于上述情况，这个悲剧发展到不仅惊人而且似乎是十分不必要的程度。这种失望情绪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并且都是针对着联合国的。很多人问，联合国为什么连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而且是纯人道主义的任务方面都不可能采取行动呢？

134. 我认为批评秘书长或他的办事人员或批评联合国救济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方案等组织，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认为这些机构并没有表现出缺乏帮助的热心和愿望。不过，这些事件又一次使人注意到，授予联合国上述机构的委托和权力是不足的，也说明了它们掌握的经费和设备是不够的。

135. 我所提到的一些冲突——越南、中东也是实例——再次引起人们注意在联合国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加强和发展联合国组织，并且使它在解决冲突和减轻人们的痛苦方面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呢？

136. 挪威政府一贯主张逐步扩大联合国的权限。不过，这是一个艰难而费时的任务，并且我们也无法保证一定会成功。但同时，在未来的岁月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可能会使我们和后代人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拥有充分权威的机构是不可能解决的。

137. 难道考虑能采取什么具体步骤以加强联合国行政机构的权威和工作职能不该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任务吗？我建议考虑一个较为有限性质的步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授予联合国及其机构、秘书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方案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以更大的权限和更高的权力——例如，通过一个专门条约，授予它们以执行纯粹人道主义的任务，为因战争、冲突或其他灾难而遭受重大牺牲的平民筹措和提供救济的权限？

138. 我们最近所目睹的一些悲惨事件，例如在尼日利亚所发生的情况，表明需要给予联合国以较大的权限。联合国宪章是一个有伸缩性的文件。各成员国有责任发展这样一些权力。这些权力虽在宪章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已含蓄地作为履行职责时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授予联合国了。这些权力尚有待于在国际协定中规定下来。

139. 今年我们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二十周年。联合国大会一致宣布一九六八年为国际人权年。

140. 我愿借此机会向勒内·卡森先生表示祝贺。由于他为争取人权所作的不懈工作，挪威国会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委员会刚刚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件事可以看做是向国际人权年致意的一个象征。我们也觉得，加强这个世界组织在人道主义方面的权力也将是对庆贺这个节日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

141. 国际人权盟约是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一步。但可能还需要比这再进一步，制订出一个国际协定作为法律根据，使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能在给人造成巨大苦难的紧急事件中采取行动。

142. 与此相一致，并且为了强调我国代表团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愿望，我想再次确认，挪威政府强烈支持关于在联合国主办下和平利用海底的建议。在有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问题方面，联合国也担负有重大责任。因此我们完全支持瑞典提案，这后来成为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第1346(XLV)号决议，建议召开一个就全球范围探讨这些问题的国际会议。

143. 联合国若要能完成上述任务，就必须满足一个基本要求，即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基础。为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制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最近的国际事件，特别是欧洲的情况使人产生了不安全感，挪威政府将在今秋争取国会同意批准不扩散条约。我希望联合国的绝大多数会员国将尽早批准这个条约。如果原子大国能依照不扩散条约的第六条所规定的那样采取步骤，开始核裁军谈判，则无疑会大大有助于促进条约的批准。

144. 恩扎纳纳先生(卢旺达)：卢旺达共和国代表团同在这讲坛上在我们前面的诸位发言者一样，由衷高兴地对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荣耀地当选为第

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这给我们一个机会为一位拉丁美洲的代表当选而欢欣鼓舞。拉丁美洲与非洲有着最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非殖民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方面是如此。因此，我愿再一次向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表示，我们热望同他合作以完成他的繁重任务，我们希望他的工作卓有成效。

145. 如果我没有对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致以特殊的赞誉，那就是我的疏忽了。他的非常好的脾气、公正以及政治和外交才智对于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工作的丰硕成果是大有贡献的。

146. 卢旺达共和国的整个对外政策的目标就在于全部执行在旧金山签署的宪章上所列的一切条款，依靠国际合作以保卫和平与安全，并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条件。

147. 这里我愿重申卢旺达国家元首格雷戈瓦·卡伊班达在我们年青的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时的讲话。他说：

“卢旺达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已经为实现真正的非殖民化而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为发展和进步造成了更好的条件。我们，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正在争取以多种形式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享进步的果实。我们，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正在努力铲除那些基于歧视与暴行的手段。我们，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正在努力实事求是地创造或加强为了增进各国间合作的联合机构。我们，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正试图以一切和平方式保障和促进最充分地行使各种基本自由权。”〔第一一二二次会议，第103段。〕

148. 几年前就有效的那些目标，现在正变得越来越迫切了。目前，甚至那些“富有”国家——那些被认为不那么易受伤害的国家——在寻求更大的幸福和新的平衡时也经历着各种使社会不安的政治和社会运动。

149. 事实上，我们眼看着各种动乱又重新爆发。有些问题在一九六七年就已经十分紧急，今年又加上了一系列爆炸性事态。拣几个例子来说，尼日利亚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从非洲统一组织、各个国

际机构、罗马教廷等派去的调解团，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都是迫切希望结束这场兄弟社会之间的仇视行动的，但却遭到了挫折。

150. 还有，东德强加给西柏林居民的新的旅行限制加深了柏林的隔绝，从而妨碍了欧洲大陆的这一要害地区实现缓和的前景。

151. 再有，一些最先进的国家虽然它们急于回到一种已过时的“卡蒂尔主义”，\*但在援助别国发展方面表现得小心谨慎。这有时是由于解决国内问题的合理需要，有时是由于漠不关心，有时则是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的不稳定状态所不合理地驱使的，这种不稳定状态不过是它们国家发展过程中伴随而来的一种不满情绪的产物而已。

152. 最后，货币制度在寻求新比值时所遇到的困难危及国际贸易的根本。

153. 我再说一遍，除上述所有这些问题之外，中东问题仍悬而未决。在中东问题上，和解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至今还没有占上风。

154. 比夫拉和西柏林两个问题时常比巴黎会谈发出更大的回响，而这个会谈在我们这个不安宁的世界中却是一个最令人鼓舞的希望源泉。卢旺达共和国政府因此极其关注这一朝着消除冲突所已取得的进步。这场冲突由于人道、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

155. 我国代表团坚信，双方的善意能使这些重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今后被用来谋求当地居民更大的福利。巴黎会谈不应当只是给旨在为这一方或另一方的盟国提高士气和鼓舞信心提供演说机会。会谈应当导致可行而合理的妥协。因此，我们深切希望朝着终止南越冲突的第一步能导致某种解决办法，这时自私的观点和威望的问题——这些是有碍于解决问题的——将被理智、和解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所代替。

156. 卢旺达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停止轰炸和双方的敌对行动将大大有助于在谈判者当中创造缓和与明智的气氛。

157. 当巴黎会谈开始的时候，卢旺达共和国曾高度赞赏美国总统所作的决定，把轰炸的地区限制在十七度线以南，以促成谈判。然而，我们也曾希望，这一决定会使交战的另一方面下更大的决心，来寻求使该地区实现和平的途径。我们希望，总有一天双方都将了解到这一无休止的僵持不下的战争是对谁也没有好处的。

158. 卢旺达共和国对仍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政策，特别是对所谓葡萄牙领土——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几内亚(比绍)的政策仍旧没变。我们对种族主义者少数篡夺了政权的罗得西亚，对南非正在那儿非法维持其种族隔离政策的纳米比亚，对所谓法属索马里，对直布罗陀，对赤道几内亚，以及对其他正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政策仍旧没变。卢旺达认为，为争取这些国家的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必须持续下去。卢旺达准备在这场崇高的和合法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159. 但是，我们认为不能用武力来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建议联合国以及每个成员国通过谈判支持各政党和社团正在不断向统治国所提出的独立要求。

160. 在国外发动的解放运动越来越经常地显示出完全不可能达到所追求的国家独立这个目标。甚至还有一种危险，即殖民国家通过各种卑劣手段反而能使在需要非殖民化的国家之外建立的解放运动孤立和中立。此外，武装斗争一向受到人类良心的谴责。

161. 我们的组织，特别是托管理事会，应当制定出某种实际和有效的方案，旨在和平地然而坚定地支持那些处在国内并要求他们的国家脱离殖民大国而独立的政党。

162. 卢旺达关切地注视着罗得西亚问题。这一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因为大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互相牵扯，而这些大国听任黑人的人类尊严和自决权利长期被剥夺。英国政府和国会的种种活动，就在阻挠安理会所决定的经济封锁，使其预定目的无法实现。卢旺达对此深表遗憾。

163. 对于南非政府的态度我们同样感到关切。南非政府仍然无视联合国为援助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统治下的人民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

\*英译者注：显然指新闻记者雷蒙德·卡蒂尔。

够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求建立一个到处享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政权。

164. 卢旺达反对那种认为尚未十分成熟的民族不能要求独立的论调。事实上，这是非常有害的理论，因为外国政府的统治除了通过唤起被压迫人民觉悟到殖民政权的弊端，从而激发他们为了获取正义而诉诸武力以外，从来没有创造任何可以使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条件。此外，我们还反对某些过时的诡辩，我们说，没有一个社会不想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

165. 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全力支持那些正在努力摆脱殖民统治的非洲的和其他地区的一切国家。同时我们对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起了前驱作用的国家表示感谢。

166. 我们非常感谢那样一些殖民国家，他们每年都注意而且赞成从这个讲台上发出的要求自决的呼吁。

167. 今年我们已经欢迎了毛里求斯和斯威士兰独立并进入联合国。如果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愿意在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上发挥其作用的话，不久我们将欢迎——至少我们希望如此——直布罗陀、赤道几内亚、罗得西亚——但不是由少数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以及纳米比亚独立。

168. 至于难民的问题，卢旺达赞赏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为流离失所的人们所做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工作。这一工作不仅给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以帮助，而且也防止了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帮助变成颠覆他们祖国的手段。此外，在这方面，接受难民的国家也必须注意，它们所慷慨提供给难民居住的土地不被用作在其他国家搞颠覆活动的供应场所。

169. 至于象德国、朝鲜、越南和中国这些分裂的国家的的问题，卢旺达共和国赞成寻求能实现恢复领土统一的一切方法。卢旺达对那些以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闻名的并真正努力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国家特别表示敬意。

170. 回头来特别谈一谈中国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北京的领导人并不准备服从指导我们这

个组织去建设一个没有颠覆、压迫和贫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那些原则。

171.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卢旺达所采取的立场如下：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有了一个席位，而且在安全理事会还有一个具有特权的位置。关于接纳所谓“大”中国并驱逐“小”中国的主张实质上是“两个中国”的理论。这种理论是我国代表团所完全不能支持的。我们认为中国已占有了席位。至于其代表的合法性或者证书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内部事务，中国国内各党派能够自己解决。

172. 我们的看法是只有一个中国，它在联合国的席位是由中国代表占据的。我们仍然支持任何可以促进台北和北京会谈的行动。通过会谈他们就能够把这问题令人感情冲动的方面放在一边，而寻找出和平和有效的办法来建立一个能为这个伟大而友好的国家的利益和进步服务的全国政府。

173. 我不能不提到敏感的中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几个代表团已经发了言。和冲突的双方都保持着友好和合作关系的卢旺达共和国恳请交战的各方结束世界上这一重要地区的战争状态。必须鼓励敌对的双方在充满着合法和相互尊重的精神的气氛中进行会谈来讨论他们之间的争端。要消除已经造成这样多的灾难和痛苦的冲突，第一步必须在口头攻讦和军事行动上同时降级。但是，我们没有谴责或者开脱交战国中任何一方的意思。我国代表团强调，讨论是能够导致持久的相互了解的唯一方法，而暴力却已经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想把这一点说清楚，即正在进行的要把以色列整个国家消灭的企图不仅肯定要遭受失败，而且要引起我们大家所谴责的暴力行动。

174. 我现在谈谈维持和平的问题。在联合国宪章签定的时候，当时就设想用它来改善世界局势。那时的世界局势和今天已经大大不同了。紧张局势的温床尽管在当时也十分严重，却无论如何只限于局部地区，然而今天，紧张局势的温床天天在四面八方涌现出来。

175. 那时候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而今天我们正式地就已有五个国家给世界带来无可估量的威

胁。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那时候很小，现在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五个了。

176. 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到国际关系的性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的复杂性和这个组织的成分的多样性时，就会发现联合国宪章这个工具，已不再能充分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了。

177. 宪章上所规定的维持和平的系统仍然是有限几个具有特权的成员国的管辖范围，这就不再适应今天的要求了。确实，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应该能够参与寻求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

178. 卢旺达和有些国家一样，也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维持和平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所有的国家根据他们的力量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联合国组织的范围内建立一支常备的维护安全部队至少能够暂时解决维持和平的问题。我们知道，建立这样一支部队将会引起一系列性质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兵员征集问题、财政问题、领导问题以及对这支部队提供何种装备的问题，还有执行维持和平任务时所产生的问题。

179. 我国代表团之所以就所有成员国在维持和平的工作中应发挥的作用的问题详加论述，是因为我们坚信联合国不应当继续成为某些强国所操纵的工具，而应当成为能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服务的一个组织。

180. 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在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裁军条约未签定之前，我们能够谈到和平与安定吗？所以卢旺达满意地欢迎吴丹秘书长邀请人民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裁军问题的消息。我们全心全意地希望中国当局会作出肯定的答复，因为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中国参加的任何裁军不可能是我们所争取的普遍和彻底的裁军。

181. 当每年都有各种新型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发明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谈到和平和安定吗？

182. 卢旺达曾衷心地希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可以更全面一些，把问题的纵横两个方面都包括进去。正如有几次我们在这个讲台上所声明的那样，我们认为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起开放签字的该项条约只能部分地解决裁军问题。现在，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一

个关系到所有国家未来的安全和将来的发展的 问题，需要寻求的不是权宜的措施而是针对当前严重局势的解决办法。只要核国家仍然能无限制地增加它们的原子储备，只要它们没有对无核国家提供充分的安全保证，裁军问题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183. 我们特别满意地欢迎美苏两国政府的声明，该声明宣布两国准备为减少它们的进攻型和防卫型的导弹系统开始进行双边会谈。我们相信它们的诺言是诚挚的并表示希望这些诺言都能实现。

184. 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不论大国小国，都无须求助于武器，而能够把自己的资源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85. 我们相信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且由于卢旺达一向不参与无益的军备竞赛，而是集中它的全部精力为本国人民谋福利，我国代表团希望再用一些时间就当前极为迫切的某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提请你们注意。

186. 卢旺达共和国想在这儿着重说一下我们在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和遭到的失败。

187. 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在谈到对非洲大陆的发展援助时说：

“这种援助是必要的，这是鉴于非洲现阶段的发展水平，鉴于每个国家获得独立时所处的状况，并且也是鉴于当代人类历史的均势的需要。”

188. 在谈到联合国对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时，卡伊班达总统继续说：

“现在解放运动应该从获得独立的初级阶段继续前进并转向更加深入的行动，而从事今天被正确地称为第三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事业。”

189. 卢旺达欢迎在双边和多边援助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我的国家特别注意到许多国家，例如德国、加拿大、丹麦、日本、荷兰和瑞典所采取的新政策，增加它们援助发展预算中的拨款。

190. 然而，尽管这些努力相当可观，但比起现存的重大任务来还是很微小的。当前，对于发展问题

仍存在着相当大的悲观主义。今年，在经济和金融界，讨论得最为普遍的一个题目，也许就是发展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于援助发展的方案没有实行和方向没有确定所致。早在今年年初，前世界银行行长，乔治·D·伍兹先生就在新德里说：

“直到目前，双边援助方案一直是把援助高收入国家自身作为它们主要目标之一。它们面向给出口贸易以金融上的支持，给外交活动和保持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以支援。”<sup>6</sup>

191. 此外，危机也是由于援助趋向于停滞这样一个事实所造成的。有些援助预算被基本上削减了。因为企图补偿缺少援助而采取了权宜之计，连贸易也由于必须降低某些农矿产品的价格所加的压力，而令人感到失望；此外，又制定了新的贸易限制来保护某些工业。关于这一点，卢旺达迫切地希望全世界注意合成工业的迅速发展给我们自己不够多样化的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局势。

192. 面对着这样的形势，某些年轻国家在发展上所作的努力，不论在制定和资助它们的发展计划方面还是在为它们的经济多样化所作的努力方面都受到了阻碍，这又何足为奇呢？

193. 因为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告终。然而由于我们决心尽量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的失望似乎减轻了一些。的确，在实现好高骛远的目标方面我们遭遇了失败；在新德里举行的为建立国际贸易更公平的标准会谈中，我们遭遇到了失败；在确定现实的利率和援助条件，使它们更适应我们薄弱的偿付高额外债的经济能力方面，我们也遭遇到了失败。

194. 尽管现实迫使我们接受目前双边援助的限制，我们却希望我们至少有可能依靠多边援助，希望援助国对各个联合国机构和地区性的援助组织持慷

<sup>6</su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二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II.D.14)，附件V，第207页。

慨态度。此外，也应当更加彻底地研究一下对我们国家发展银行提供多边援助的可能性。

195. 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增强多边援助的作用和方法，使其对更好地制定第二个发展十年作出更大的贡献。

196. 让我们讲清楚，我们不赞成另外增加那些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组织。这些组织，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只会增加重叠和协调的问题。卢旺达代表团认为增加现有组织的作用和权力就能使联合国更好地为我们援助的需要服务。例如，最近成立的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如与联合国发展方案合并，就有好处。此外，只要建立了技术援助基金，它就能在双边和多边援助以外帮助支付有关政府所聘请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的费用，从而十分美满地解决我们技术人员奇缺的问题。

197. 仍然在联合国发展方案的范围之内，由联合国考虑给我们政府提供真正的经济顾问——而不是那些往往作为纯粹外交代表的人员——也是可取的。这些顾问将会帮助我们的政府选定优先项目，考虑和准备发展方案，提请联合国有关机构拨款。

198. 卢旺达代表团强调指出，在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是当前所有国家不能推卸的迫切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仅要求研究某些专门的项目以及给这些项目拨款，也不仅仅要求派送技术人员和专家。在现阶段，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求认真研究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这种研究是对国内和国际民主发展进行统一计划的基本因素之一。它们是把发展引上世界和平道路的最好方法。

199. 最后，卢旺达代表团表示非常满意，能够在联合国的一个集会上贡献自己的意见。这证明，尽管在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分歧，人类却向往着一个充满缓和、正义和合作气氛的新秩序。

下午五时三十分散会